

半年修行心得札記

仁波切師父道鑒：

自從9/14日安成師兄知會弟子寫下這半年的修行心得後，就惦記著這份功課，雖然心中有著千思萬緒，但就不知該如何下筆，一部份是自己平時雜念太多思路混沌，另一方面則是由於"諾日那件事"是我們與您的緣起，很難不再提及此事，老實說，弟子至今仍十份避諱提起此事，並非內心還有任何埋怨，而是弟子應該是師兄弟中最不該有不平之鳴的人，如果說這是修行路上的"必修課"，那我是個只交了書籍費就跑進來上課的人，而此堂課的代價異常的沈重，因為它可以是時間、金錢、精神、家庭、事業乃至於是生命。再者，師兄師弟中有著他的至親、小朋友會長大，有一天他們會明白我在說些什麼，也許現在就懂了也說不定？但就在今天，我如同以往要拜見您老人家後再回家，在那之前，我碰到玉鳳師姐正在寫心得，她很大方地與我分享，並且也提到一些過去的事情及付出，搭車時回憶起這件事時，讓我想到一個較合適的切入點，那就是"我從 師父及師兄弟身上看到了什麼？"

如果要用一句話來形容那時的學會，那"風中殘燭"是個極貼切也極恰當的辭彙，在那時師姐跟我提到一本「老實修行」的書並建議我去看，也許是長期在外地唸書的原因，看到 師父您的出生背景讓我有份親切感，但師父您對於世間法的奮鬥過程卻是著墨不多，還記得以前在念國中時，補習班有位老師說：「以前屏東這個地方有人叫它文化沙漠。」也許是誇張了點，故在當時我認為 師父這段歷程應該不簡單，而具有這般成就的人還是選擇了修行這條路，這代表一件事—除了死路外就剩這條路了，現在想起來覺得那時的我真是膚淺又自私，事實證明並非如此，如果是這樣， 師父有的是機會在 佛陀師爺身邊修行，況且以您世間法和出世法的高度也可選擇較輕鬆的方式，而不是隨即緊鑼密鼓地安排行程來安大家的心，讓我們安心修行。

而這些僅僅又只是一個開始，這段日子以來，您的身教讓弟子看到法音的影子，讓我明確的了解，原來真有人做得到、辦得到，而師父如是做，弟子理當如是行持，隨後對於法音的內容更是想辦法去咀嚼字裡行間的意涵，並企圖將其落實於舉手投足之中，只可惜弟子根器低微，禪宗有句這樣子的話「張豆腐，李豆腐，枕上思量千條路，明朝依舊打豆腐。」就是在說弟子這種人，深深體會到己身黑業有如"地心引力"般地真實，想飛想跑談何容易？可見行解相應才是真行者啊！面臨生活上的種種考驗總是敗了一次又一次，但至少我學會去面對這些該死的失敗及考驗，並告訴自己下一次一定要好好對付他們，在這個過程中我發現一個自己的盲點，一個自以為早就明白的事，以往我常常問我自己一個問題：何以修法一直修不起受用？怎麼一點"境界"都沒有呢？直至有一天，要回家時向您老人家拜別，那時候正好與謝老師一同進去見您，並且當時還聊到師父您少年念初中的事，最後要離開前，師父您提到：「菩提會的同學有多人修得不錯。」當下弟子問您：「所謂不錯指的是？」您說：「身口意三業與佛菩薩相應。」老實說，當下弟子一頭霧水，是不是三業應該要先與佛菩薩的話相應的，修法才会有受用嗎？所以那時弟子直視您老人家，看看是否有下文，誰知道您也看著我，沒有再說下去，之後就常常思索這個問題，並問自己難道弟子就這麼差勁，一點境界都沒有？或許是佛菩薩可憐我吧！腦中浮現"向外馳求"四個字，那時我才真正弄懂一些事，就是"觀心"。相較於半年前的我確實有些髒東西在消退之中，儘管這顆心目前依藏污納垢，但彼此的差異性相當明顯，有無受用自然不可言喻，原來修法跟修行是相輔相成的皈依法對應於皈依發心、曼達、八供，重在應知供養諸佛聖賢，金剛薩埵觀修法有助於懺悔心生起實相進而熄滅嗔心和傲慢心，而超渡咒則是增益悲心，從那之後，弟子每頌至皈依發心、三聚淨戒、十善和四無量心，就刻意放慢，思惟其中的理趣並回憶今天做的如何？如此一字字的讀、一字字的想……，古人說：「心田不長無明草，性地常開智慧花。」如我等卑微凡夫，田裡有草如不拔去，就難望收成。

打從師父蒞臨嘉義帶領共修以來，弟子幾乎每個禮拜都去嘉義一次，在這段時間裡或多或少都會與來自各地的師兄姐接觸，因此對於他們的情況有一些初步的了解，每每聽的越多就越覺得慚愧和敬佩，原因無

他，只要設身處地去想就會明白他們都是"狠角色"，相對地若是境界互換弟子能否通過這道障礙都尚在未定之天，毫無把握，因此對於離去的同學也多了份理解及諒解，同時也多虧了安成師兄的堅持讓學會撐了下來，想必當時一定很無助吧！除了要面對龐大的債務、親人的不諒解和師兄弟間的諸多言語等等，壓力撲天蓋地而來，相信我了解的只是滄海一粟，還有許多師兄弟也苦，千人千般苦，苦苦不相同，所以我告訴自己雖然與大家身處一地，但彼此境界差異甚大，知自身不足而需努力求道去習氣，而不是說得一丈行不得一尺，徒增年歲。

弟子 位勳 合十

2010/09/24